

马克思需要理论视角下高等学校资助育人的现实路径研究

邢润楠

西安医学院研究生工作部, 中国·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高等学校资助育人工作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关系到教育事业的公平实现,更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本研究以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基础,分析了马克思需要理论视角下资助育人的逻辑特征,提出协同资助育人、需求-发展型资助育人模式、数字化赋能资助育人的显示路径。

【关键词】马克思需要理论;高等学校;资助育人;现实路径

1 引言

在当前新时代教育改革与发展大背景下,国家高度重视高等学校资助育人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2025年全国两会进一步指出,要“分类推进高等学校改革,围绕国家需求和群众关切推进教育改革,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这为我国高等学校资助育人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

本研究深入理解和运用马克思需要理论,为资助育人工作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有利于精准把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多元化需要,优化资助育人工作的内容和方式,提高资助育人的实效性。

2 理论分析

2.1 高校资助育人中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框架构建

2.1.1 人与需要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明了“人们的需要就是其本性”,该观点表明“需要”的主体“人们”的选择通常从个人选择的行为方式出发^[1]。从“人”的角度,马克思认为“人”是现实中的人,即存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下的现实人,而非抽象的人。这与费尔巴哈关于“人”的观点有所不同,费尔巴哈提出的“现实的人”仍处于感性层面的“自然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以实践为基础,需要满足衣、食、住等现实中生存的基本需要^[2]。

从“需要”的角度,人与人之间基于“需要”而产生了社会关系,从而构建了人类社会。因此,“需要”是人们从自然人到现实人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可以说,人总是处在自己的需要之中。

2.1.2 马克思需要与高等学校资助需要

马克思将人的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马克思指出需要和生产是辩证统一的人的需要是社会需要,具有社会性。一方面,需要决定着生产,人们各自的生存需要差异从而产生了不同的生产活动。高等学校资助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满足学生的基本生存需要,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实施后,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得以进一步完善,在制度上保障了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并完成学业,高校设立“奖助贷勤补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经济功能的属性。

当人们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便逐渐将视线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与发展需要。因此,另一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引导人们产生不同层次的需要。

2.2 生产力是满足需要的必要途径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满足绝大多数劳动人民需要,通过创造劳动实践的程度来满足需要。因此,劳动的完成和效率越高,人们获得的物质与精神需要将更丰富;劳动完成不足效率低下,将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要。

从实际情况来看,劳动的完成状况与效率对人们需求的满足有着直接且紧密的联系。当劳动高质量地完成,并且效率处于较高水平时,意味着社会能够产出更为丰富多样的物质产品。这些物质产品不仅能够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还能进一步提升生活品质,为精神世界的充实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高效且优质的劳动过程本身,也能给予劳动者精神上的满足与成就感,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反之,若劳动完成不足,效率长期处于低下

状态,社会的物质产出必然匮乏,人们连基本的物质需求都难以得到充分满足,更遑论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长此以往,人们的生活质量将不断下降,社会矛盾也可能随之激化。因此,马克思认为必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来自物质过程的物役性,才能彻底解放人类自由全面的发展^[3]。

3 马克思需要理论视角下资助育人的逻辑特征

3.1 资助供需均衡化

高校资助育人是贯彻以立德树人为中心环节,实现全方位育人的重要一环。资助育人当前以供给保障型资助为主,是以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费、生活费为主的基本型单一型资助,包括奖助学金、助学贷款、学费减免政策等^[4]。保障型资助由于方式单一、缺乏考虑学生全面发展,导致大学生申请资助项目的积极性主动性较弱^[5]。

从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必然过程,学生的生理、心理年龄不断成长、知识体系是不断发展完善的,对于自我实现的需要也愈发明确。单纯通过输送式、供给式的经济帮扶资助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家庭困难生和优秀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更多要考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由于地缘、血缘和贫困代际等因素产生的抵触、抑郁、自卑、迷茫的心理状况^[6]。资助育人一定是复杂、系统、综合的工作体系,既要满足现实中物质条件需要,又要精准识别、考察资助对象的人格、原生家庭、心理、职业规划等人文因素,贴合马克思需求理论中提及的享受和发展需要。

3.2 资助对象识别精准化

新时代信息技术更迭发展下,资助内容多样化、资助对象精准化的趋势愈发显著。在马克思需要理论指引下,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个人心理状况,存在“隐性困难”现象^[7]。为实现资助对象识别精准化,高校正逐步探寻切实有效的新路径与新方法。从技术手段层面来看,大数据技术的合理运用可成为有力武器。通过整合校园一卡通消费数据、网络学习平台使用情况、图书馆借阅记录等多维度信息,运用数据分析模型,能够精准洞察学生的日常消费行为模式、学习投入程度等。在人员管理方面,高校正着力加强对资助管理人员的专业培训,制定系统、全面的培训计划,涵盖资助政策解读、学生心理辅导技巧、数据分析方法等内容,提升资助管理人员的综合业务能力。

3.3 资助育人网格化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出“集各方力量于资助育人工作为一体,推动‘三全’资助育人格局形成”;陈希认为从网格化由“点、线、面”三部分组成^[8]，“点”为资助各方育人主体，“线”是资助育人各个主体的串联起的载体或媒介，“面”指基于点、线构成的资助育人系统。

不同社会职能下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会对人的全面发展产生一系列影响,人的价值在不同主体间是多元的、相对的。因此,资助育人体现在各部门、辅导员队伍、班团组织在资助育人中的调节和良性互动作用。一方面,各部门依据自身职能制定政策、调配资源;辅导员队伍凭借与学生密切接触的优势,将政策精准传达给学生,并关注学生在受助过程中的心理变化与成长需求;另一方面,班团组织作为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形式,能够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让受助学生在交流中互相学习、增强自信,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助与共同成长。它们在资助育人中充分发挥了资助育人网格化的优势,为学生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4 高等学校资助育人的现实路径研究

4.1 “资助+”多元协同资助育人路径

“资助+”多元协同资助育人路径正逐步构建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育人体系。一方面,深入调研学生的实际需求、精准把握社会发展动态以及全面评估教育资源现状,以此为依据精心设计契合时代脉搏、充分考量学生利益的资助政策;另一方面,完善的保障机制同样不可或缺,从资金监管的强化、审核流程的优化,到专业人员的配备,都须制定详细且规范的标准,为资助育人工作的平稳推进筑牢坚实基础。辅导员作为与学生日常接触最为密切的群体,在整个“资助+”多元协同育人进程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思政教育建设任务,当政策与机制拟定完成后,层层下放到资助中心管理团队以及辅导员队伍,确保政策落地生根。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与教育背景下,家庭困难学生的心理状况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辅导员应准确把握新情势下家庭困难生的心理状况,以“扶智”为切入点,做好学生诚信教育、感恩教育、创新创业、主题教育等实践工作,增强家庭困难生的理想信念,帮助学生励

志完成学业、追求个人价值实现,主动回馈学校与社会^[9]。

4.2需求-发展型协同资助育人模式

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质的直接体现^[10]。高等学校对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标准和要求不断提高,当前新时代发展型资助就是以维护教育公平为根本,通过经济资助、心理疏导、实践活动参与等方式,全面提高受助学生的素质与技能,使得每一位学生在受助过程中健康、良性、可持续发展^[11]。

需求侧要求广大高校资助工作者既要抓住广大受助学生群体的宏观需求,满足其物质经济需求,又要兼得个性需求,实现资助全覆盖。发展侧要求从个人的全面发展角度,提高学生在专业技能、知识能力、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等方面的综合素质。

4.3数字化赋能资助育人模式

随着数字化背景下高校“三全”育人格局不断成熟,社会、高校目标的多元化发展也决定高校学生群体与个体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高校在资助育人环节,对于数字化平台的搭建和运用往往重视技术、设计、数据呈现,缺乏资助育人主客体之间的双向互动以及教育塑造人、引导人的根本目的^[12]。

未来,应对贫困学生的家庭收入、消费习惯、支出类目等信息开展系统整理和动态监测,实行“一人一档”、精准画像,并根据信息变化进行实时更新。另外,高校对于数字化资助体系还要纵深发展,进一步严格设置自己发当程序、进一步加强资助团队数字化操作业务技能培训、聚焦精准资助,提升数字素养,将数字化技术内嵌于资助育人工作中,传递好主旋律、学习好新思想,始终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开展,筑牢“资助+”平台,助推学生与思政平台同频共振,打造优势互补、数字化赋能全面发展的资助育人保障机制^[14]。

参考文献:

[1] 郝立新,王一帆. 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再阐释——对“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观点的澄清[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64(02): 1-7+152. DOI: 10.15991/j.cnki.411028.2024.02.002.

[2] 袁峰龙,李春华. 马克思需要理论视域下民族院校思政课建设的问题审思与现实路径[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4, 42(02): 117-123. DOI: 10.19903/j.cnki.cn23-1074/g.2024.02.012.

[3] 李晓青. 马克思需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 理论视野, 2023, (08): 11-15. DOI: 10.19632/j.cnki.11-3953/a.2023.08.002.

[4] 唐志文. 论新发展阶段推进高校资助育人的高质量发展[J]. 思想理论教育, 2021, (11): 105-111. DOI: 10.16075/j.cnki.cn31-1220/g4.2021.11.017.

[5] 车淼洁,陈立明. 马克思劳动观视角下高校资助育人的实践理路——以浙江大学为例[J]. 高校辅导员学刊, 2024, 16(04): 77-82+99. DOI: 10.13585/j.cnki.gxfdyk.2024.04.012.

[6] 夏晓青. 供给侧视域下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职资助育人的价值与路径[J]. 教育与职业, 2021, (09): 104-108. DOI: 10.13615/j.cnki.1004-3985.2021.09.017.

[7] 姜庆华,袁旭元. 高校资助育人模式数字化转型的动因与图景[J]. 江苏高教, 2024, (07): 88-95. DOI: 10.13236/j.cnki.jshe.2024.07.012.

[8] 王军,沈新华. 多主体协同视域下高校资助育人人格化模式探索研究[J]. 大学, 2023, (04): 22-25.

[9] 薛天飞. “三全育人”理念下高职院校资助育人实践探究[J].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 21(03): 37-40.

[10] 梅春英.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的内在逻辑及其现实价值[J]. 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8(1): 12-16+107.

[11] 武小花. 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现代教育科学, 2024, (03): 57-62. DOI: 10.13980/j.cnki.xdjk.2024.03.009.

[12] 马红. 教育数字化背景下的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基于矛盾分析视角[J].

作者简介:

邢润楠(1998.12-)女,汉,辽宁大连,硕士研究生,助教,西安医学院 研究生工作部,思想政治教育。